



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诸问题

西田龙雄著 刘红军译

一 黑水城出土西夏语佛典的意义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语佛典，不仅对西夏语研究者，就是对佛学专家而言，也是蕴藏着大量未知文献的没有打开的宝库。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和禅典研究而言，更是成为不负我们所望的极好的研究对象。一见即知，这种情况和敦煌出土的藏语佛典十分相似，但是，虽说同样是出土资料，而在根本问题上还有些差异。

的确，从叫黑水城的地方，曾经出土了代表着这一带繁荣的西夏国佛教典籍，与在敦煌地方出土的藏文典籍有相通之处。可是，和藏语文献不同的是，西夏文献没有后世编纂的叫“甘珠尔”“丹珠尔”的庞大集成和所谓藏外文献，以及各地撰述的佛典资料。此外，还有斯坦因搜集品和北京图书馆藏本等。但是，极端言之，在质和量两方面，黑水城文献都可以说是西夏佛教典籍的全部；据实而论，至少也占有其核心的全部。当前，正是这些文献代表着西夏佛教。

时至今日，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宗教活动在各地寺院还十分活跃。僧侣们诵读多种佛典，品味奥义并身体力行。于此相对，在西夏则完全失去了这种背景。今天，西夏佛教恐怕没能以任何形式传承下来吧。河西地区10世纪到13世纪佛教传播具体而详细的情况，我们至今仍不甚了然。黑水城出土佛典研究即使在其他方面，也有极大的价值。

众所周知，在本世纪初的1908至1909年，黑水城文献被俄罗斯的科兹洛夫探险队从中国边疆的地下发掘出来，长眠达700年。但是，好不容易苏醒过来，现在又再次休眠于地上——圣彼得堡的亚细亚博物馆——以后又是东方学研究所的一隅。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得助于俄罗斯学者的专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① 这些成果值得高度评价，但是，有关佛典的材料大多并未着手研究而保持着原状。1963年，戈尔巴乔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两位教

本文原题为：“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上の诸问题”，见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pp.9-47.

①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通过以下资料即可了解：(1)聂夫斯基《西夏语文学》(1960)为主要代表。(2)克恰诺夫、克平等《文海》(1969)。(3)克恰诺夫《新集锦合道理》(1974)。(4)克平《孙子》(1979)。(5)克平《类林》(1983)。(6)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987~1990)，等等。详细的书名及相关资料，见拙著《西夏王国的语言和文化》(1977)，岩波书店。

授刊行了这部目录——《唐古特语的写本和刊本》（*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含有非佛典资料，给予了总体的展望。1973年，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编辑《西夏大藏经》（*The Tangut Tripitaka*, 9 vols, New Delhi），公开了其中主要佛典的内容，对学术界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佛典的全貌仍不明了。近年来正在刊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截至1999年已刊出7册），把全貌公开作为出版目标，将会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①在这种形势下，克恰诺夫教授的长年努力也有了结晶——完成了新的佛典目录。

该目录增添了许多有用而重要的情报，刊行意义重大。就我们的研究团队而言，能够推进本书的出版，实在令人欣喜。

畏友克恰诺夫教授命我就此机会，以“西夏佛典概说”为题写一篇文章，作为序言。本来这不是我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又想尝试着草拟这样一篇东西，然而，最终还是决定留待今后吧。在此，我想以在圣彼得堡持续调查西夏文献的结果为基础，就编写目录的今后工作和佛典做一些解释。^②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唯求少出纰谬。

当初，克恰诺夫教授希望笔者对本书进行修订、润色，以合著的形式出版。但是，由于学识所限，笔者的疑问没有充裕的时间一一在实物上进行确认，所以，这个方案未能实现。坦率地说，如果允许的话，本人虽然才力绵薄，将来应其邀请而加以修正还是有必要的。但是为了今后西夏佛典研究的发展，作为新的出发点和基础，窃以为本目录应尽早面世。

首先，我想将本书的特征略加归纳。

(1). 与1963年版的《唐古特语的写本与刊本》相比，追加大多数佛典的品种（并未收录科兹洛夫搜集品中的全部佛典）。

(2). 各种佛典的外部形式被加以详细记述。在目录符号之下周详地介绍如下内容。

I. 佛典名称：i. 西夏语原题；ii. 汉字翻译题目。

II. 汉文、藏文对应的佛典卷数：i. 大正大藏经；ii. 西藏大藏经（东北大学）；iii. 西田目录《西夏文华严经III》；iv. 格林斯蒂德《西夏大藏经》参照序号。

III. 佛典名称：i. 西夏语原题；ii. 汉字翻译题目。

IV. 写本或刊本。

V. 形式：i. 卷子本；ii. 经折装本；iii. 册子装；iv. 蝴蝶装本；v. 贝叶装本（*потхи*）。

VI. 尺寸及封面的有无。

VII. 数量。

VIII. 现存状态（有无首尾）。

IX. 行数、行字数。

X. 书体。

XI. 跋，后序，识语，纪年，发愿者名，写经者名，施经者名。

① 《俄藏黑水城文献》截至1997年夏，共刊行7册：①②③，1996；④，1997；⑤，1998（以上汉文部分）；⑦，1997；⑧，1998（西夏文世俗部分）。

② 对于此项调查，以现所长克恰诺夫教授、前所长彼得罗西安教授为首，沃罗比约娃—捷斯雅托夫斯卡娅、乔姆钦等相关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对此深表谢意。

最后，标明纸质（对若干标本合乎科学判定的主观判断）。

各佛典排列在以下三大项目之后。

I. 相当于大正大藏经的原文。

II. 伪经。

III. 存于西藏藏经目录的原文。

此外，还可细分为陀罗尼（𑖀𑖄𑖔𑖄），论₁（本母），论₂，颂，赞，注，疏（𑖀𑖄𑖔𑖄），补注（𑖀𑖄𑖔𑖄），解说（𑖀𑖄𑖔𑖄）等（这种细分，笔者以为应再加探讨。陀罗尼被使用作“总持”（𑖀𑖄𑖔𑖄），并具有相应意义。在许多情况下，颂、赞、品相当于佛典的一部分）。

经过前后 200 年，西夏人已将大多数佛典或从汉文或从藏文翻译过来。并且，再考虑到还有西夏人自己撰述的佛典，要一次性地编成总目录是勉为其难的。至少，已编成的目录尚未有出土发现。

在以残存资料为材料编制目录的情况下，编成什么形式的目录，是一个应该探讨的重大问题。

二 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问题

关于西夏佛典的详细分类，笔者还没有很好的预案。在此，姑举被称为伪经的项目进行分析。《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和《佛说延寿经》除外，《佛说生来经》《十王经》等引入其中。可是为什么《佛说父母恩重经》未收录其中，而归入 I 项目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总而言之，笔者目前认为，佛典目录是全西夏文献目录的一个组成部分，总目录也应仿汉典之制，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大类。

黑水城西夏语文献就量而言，是个庞大的汇集。其内容，特别是就佛典来看，被附加上了译题，但是实际上被阅读过的极其有限。这些材料几乎都没有做过详细的调查。^①

首题、尾题全部欠缺，其他线索也完全缺失的断片、残卷之类的佛典，这个目录未加收录者不在少数。如果内容一旦确认，就赋予一个暂用名，得以收入目录。与序号整理相关而内容不详的佛经断片、残卷，被装进几十个大箱子里，保存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里。其中存有能方便地提供确定归属线索的材料。

所谓内容确认的工作，是今后的一个重大课题。还有，即使只有一叶或寥寥数行，只要看到它是构成佛典全体之某一部分的西夏语译文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就应该收入目录。将来，在对包括斯坦因收集的黑水城文献在内的资料进行整理时，确认小断片的内容，便成了重要的工作。总之，必须贯彻不轻视小断片的方针。

^① 在被认定为西夏人创作的原文里，有译成“到贤”的情况（1963 年目录 38）。笔者很早即已确认，此名词在《四十华严》最后一卷“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译文里，应读作“普贤”（《西夏文中华严经》I，P.26，1975），但依然被介绍作“到贤”。在佛典之外，亦有不少误读者。例如，No.5875 被读作《太祖继迁文》，被理解为关于太祖李继迁的内容（如在周谷城主编、田继周等著《少数民族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中，有《太祖继迁文》为“讲述西夏开国者李继迁的活动的历史著作”的表述），但实际内容并非如此。以“口燕王岁仁德广布，但左右并无情同手足的人物，因而失去国土。汉高祖虽然舍弃礼仪，但实际上内外领域皆有忠臣，因而王道兴旺”为中心，讲述种种故事。笔者欲将题目译为《太祖要选文》。内容为西夏人独创之著作，抑或汉文之翻译，尚不清楚，但富有深意。只是用行书书写，有许多漫漶之处，因而难以读懂。后半部分用草书体加入了其他文书。西夏文仍有许多内容不详的原文。

从源自汉文、藏文的翻译本中，指出残存的西夏文对应何种佛典，唯独那一部分是残存下来的，这是最重要的情报。关于卷帙浩繁的佛典，这部目录以上述做法为原则，显示了约略的卷数。但是，也有像《大智度本母（大智度论）》那样无法标明残存卷数的例子（TG 353 No.563）。实际上，这部经的标题之所以被淹没，是因为没有和汉译相对照。^①

首先，我想有必要对现在西夏文资料的残存状况再做稍为详尽的提示，还是以若干经典为例，提供笔者的调查结果。

1) 《佛说长阿含经》 TG165 No.150 楷书写本，册子装。

大正 1 同名经（22 卷）（汉文为佛陀耶舍、竺佛念译）西夏文 卷十二 佛陀耶舍、佛念共译。从大正卷一 P.72 下栏之首开始，到 P.75 下栏偏左 13 行处，存。以下欠缺。这个目录追加了 TG429 No.3966（写本、册子装），但没有标明卷数。

2) 《佛说斋经》 TG163 No.4446 楷书写本，卷子本。

大正 87 同名经（1 卷）支谦译 西夏文 经首欠，有尾题。后半部分存 25 行。大正卷一从 P.911 下栏偏左 11 行“不如……”开始，到 P.912 上栏最后。

3) 《佛说四人出现世间经》 TG146 No.4603 楷·行书写本，卷子本（分为四片）。

大正 127 同名经（1 卷）求那跋陀罗译。西夏文 首尾完整 有崇宗及母后昭简文穆皇后（？）之译。尾题之后，有“大宝积经第七十二卷菩萨见实会中说”。

4) 《佛本行集经》 TG135 No.718 楷书写本，折装本。

大正 190 同名经（60 卷）阇那崛多译。西夏文 卷二十六 有经首，末尾欠。从大正卷三 P.772 中栏之首开始，到 P.766 下栏偏左 8 行，存。其他卷现无存留。

5) 《佛说诸佛经》 TG151 No.359 楷书写本，折装本。

大正 439 同名经（1 卷）施护译。西夏文 有经首，末尾缺。从大正卷十四 P.112 下栏之首开始，到位于 P.113 偏左 6 行的部分，存。

6) 《佛说大人八觉经》 TG152 No.569 楷书写本，折装本。

大正 779 同名经（1 卷）安世高译。西夏文 10 折，首尾完整。发愿者名辨认不清。写字者有宫住和尚、慧明禅师，末尾有“塔之绘”和“佛说大人，成一院显义”。相当于大正卷十七，P.715 中栏开始，到下栏三行的部分。

7) 《佛说帝释般若波罗蜜多经》 TG143 No.807（与其他经典连写）行书写本 册子装。

大正 249 同名经（1 卷）施护译。西夏文 有经首，缺末尾。从大正卷八 P.846 之首开始，到“梦幻及泡露 如烟亦如云”（梦幻及泡露 如电亦如云）（以下缺）。

在这里使用的𐍆 wi（平 69）“幻”，可以看作是𐍆 wi（平 69）和𐍆 wi（平 69）“幻”相同的形态素，但在《同音》则属于另外的小类（轻唇音类小类 20 和 21）。另外，𐍆“泡”未见于《同音》（新·旧），但却是𐍆 phufi（平 27）的派生字，因此，𐍆 phufi（上 25）“乳首”和𐍆 phufi（上 25）“钵”一样，理应重新组织为 phufi（平？上？）。

^① 《大智度论》卷 4 的断片存在于格林斯蒂德主编的《西夏文大藏经》里（拙著《西夏文严经》II 之跋：《西夏译经杂记》，第 28 页）。此外，科兹洛夫收集品 No.563 与卷 50 “大事起品”、卷 51 “警喻品”、卷 52 “善知识品”相当。

首尾缺。1 页（右 5 行缺）到 15 页存。对应序言的部分现存约 5 行，其他缺。无册数。《大正》223 鸠摩罗什译之同名经，与其本文相合。但相同位置的汉文没有注释。西夏文在经名之后，以夹注的形式，对第一“摩诃”、第二“般若”、第三“波罗”、第四“蜜多”、第五“心经”分别进行详细的注释：梵语也，夏语为××也……云；心经者，已之大道也……。以下的本文各句也采用了相同的形式。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K116）也缺原经题，但显示了相同的形式。根据孟列夫的说法，是以玄奘译文（？）为基础，改成密宗经典风格，增补了结尾，加上大量的注释编辑起来的。^①

上述西夏文 TG253 No.581 的内容，与这个黑水城出土本十分吻合。我以为注释乃出自西夏人之手。但是，在序言的残存部分，西夏文和汉文不一致。

12)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G141 No.4940 楷书体写本，卷子本，本文存 26 行，另有 No.7577、6542、5585。

西夏文 No.4940，是仅含正文 26 行的卷子本残本，《大正》藏经中没有与之相符的经典，而其内容和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79-181）相同。西夏文、汉文都有“兰山智昭国师沙门德慧 奉诏译”字样，并冠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为开头的仁宗的尊号。汉文有“……皇帝详定”字样，西夏文则译作“𐰚𐰆𐰏”。由于和汉文一样，同属于崇宗皇帝的施经，可推断大概是乾祐十五年（1184）刊行的。No.4940 的西夏文和从 TK121（8-1）到（8-2）终了的内容相对应。

在 No.4940 里，“赡部州平治如掌”译成西夏文：𐰚𐰆𐰏𐰠𐰡𐰢𐰣𐰤𐰥𐰦𐰧𐰨𐰩𐰪𐰫𐰬𐰭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šīaphu 河院掌如平治”。“赡部”是汉字的音写，“州”则意译为“河院”（以前笔者曾误认这部经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

13)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1) TG104 No.683 刊本折装本 护国品五 存 88 折。

(2) TG318 No.592 刊本折装本 奉持品七 存 10 折 首尾缺。

都和空不译《大正》246 同名经（2 卷）卷下对应。黑水城出土的汉文经典中也有同名经（TK141）。据孟列夫的说法，与“观如来品二”“菩萨行品三”“二谛品四”相对应。遗憾的是，西夏文没有对应之处。但是，西夏文在卷首有“特进试鸿胪卿大善盛众宫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 奉诏汉译”的记述。随后说明：“德政国主 福政民正 明大皇帝 据汉本贤译”，还标记了崇宗的尊号。另外，附于 No.683 的跋文还特别注有翻译介绍。这些资料对了解当时的宗教活动极为重要。^②

经题“仁王”的译法在 No.592 和 No.683 中也各呈特色。可以说，二者至少没有将相同的本文割裂开来。No.592 把“仁王”译作𐰚𐰠𐰡𐰢𐰣𐰤𐰥𐰦𐰧𐰨𐰩𐰪𐰫𐰬𐰭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džiu（平 2）nefi（上 33），No.683 则用作𐰚𐰠𐰡𐰢𐰣𐰤𐰥𐰦𐰧𐰨𐰩𐰪𐰫𐰬𐰭𐰮𐰯𐰰𐰱𐰲𐰳𐰴𐰵𐰶𐰷𐰸𐰹𐰺𐰻𐰼𐰽𐰾𐰿 "dži（平 69）nefi（上 33）。前者是西夏文的固有语（？），后者是汉语“仁”的借用形。在 No.592 中，有“天庆元年岁次 甲寅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梁氏 谨施”的纪年。

14)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TG320 No.? No.617

① 上揭孟列夫《叙录》第 249 页，汉译第 175 页。

② 拙著《西夏王国の言語と文化》，第 433 页。

现存有为数众多的刊本、折装本，但是，相互之间的连续关系仍未明确。笔者手头只有 No.？ 和 No.617 两个抄本，因此，先就它们和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的关系进行阐述。

No.？ 与本文 TK58 的（16-6）10 行到（16-11）4 行对应，有“度诸天子。阎浮提岁五十六亿万岁，尔乃下生于阎浮提……”这样的内容。与此对应，西夏文除了“……五十七亿六万年……”之外，两者完全对应。No.617 缺本文，但有“弥勒真言”，“生内院真言”，末尾存“施经发愿文”17 行（没有完结，最后部分散佚）。这一部分并非《大正》452 的同名经典，TK58 的末尾与“慈氏真言”、“生内宫真言”和“施经发愿文”完全对应。TK58 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为开头，书以西夏仁宗皇帝的尊号，有“皇帝谨施”字样。无疑，西夏文也附以同样的文言。这篇“施经发愿文”十分重要，克恰诺夫教授在这本目录中有俄语译文，但为了日本的读者，现从西夏原文译成日文。

“朕闻莲花秘藏，总万法以拯迷；金口遗言，置三乘而化众。世传大教，诚为益民。今《观弥勒菩萨上生经》者，义统玄机，道明至理。先启优波离之发问，后彰阿逸多之前因；具阐上生之善缘，广说兜率之胜境。十方天众，愿生此中。若行十善持八斋，及守五戒修六事，命终时如壮士之臂伸屈，随愿力即投于天。宝莲之中得生，弥勒亲自来接；未低头顷，闻妙法音。发无上不退坚固心，超九十亿劫生死罪。闻名号，则不堕黑暗边地聚中；若归依，则入成道受记中。佛言未来修此众生，其得弥勒为之摄受。见佛之奥理功德，故命镂版印经。谨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延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师、法师、僧众等，请就大度民寺内，具设求修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施道场作广大供养，奉无量施食，并念诵佛名咒语。读番、西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以下欠）”

另外，“弥勒”被音写成𐰚𐰆𐰏𐰤 mif (平 11) 𐰆 (上 7)， “兜率”用西夏语译成“充分了解。足知（知足）”。“兜率天”则有𐰚𐰆𐰏𐰤 或𐰚𐰆𐰏𐰤 两种译法。

15)《佛说父母恩重经》

是中国撰述之伪经的一个译本，在克恰诺夫的目录中被分类为 TG181，标示为以下五点。

- No.6570 写本，卷子本，经题之后存十行
- No.5048 写本，卷子本
- No.6670 写本，蝴蝶装，22 页（册页装？）
- No.759 刊本，蝴蝶装，24 页
- No.6876 刊本，折装本，26 折加 2 折

其中，笔者只对 No.6570 和 No.6670 这两种材料进行分析。No.6570 是仅存十行的残卷，首题为“佛说父母恩重经 法显 山门”，把王舍城耆闍崛山作为说法处。从中间开始，直至最后，和 No.6670 重复，尾题为“佛说父母恩重经 竟”。因此，两本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完整的一卷。No.6670 的尾题之后，在上方有“西方佛念业门”，下方写有二行字，右为 11 字，左为 7 字，但右边 11 字是草书，漫漶不清，难以辨认。左边 7 字为“四月十朔日写终”^①。以七言一句的形式列举父母的十种恩德，此外，全部是以四言为主体的文章，几乎不使用助词，成为如同道白那样的文体。

众所周知，《佛说父母恩重经》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牧田谛亮教授的《伪经研究》列举了（イ）（ロ）

^① 编者按：“朔”为“日（終）”之误，应译为“四月十日写终”。

(ハ) 三种代表性原文。^①

(イ) 与敦煌本 P2285、S2084、S1907 等校订过的原文。作为大正 684 (古逸部) 而收入。

(ロ) 高丽刊本《佛说父母恩重胎骨经》。

(ハ) 《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北京图书馆藏)。

这些刊本同西夏文 No.6570-6670 一对照, 可看出它们部分一致, 但总体源流不同, 并非同一系统。

在此, 尚未考虑黑水城出土的汉文经典。据孟列夫介绍, 在西夏河西时代, 作为雕版印刷本和写本留存下来的“父母恩重经”有以下三种版本。

TK119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刊本, 折装本) 完 (孟列夫 Cat.213)

TK120 《佛说父母恩重经》(刊本, 折装本) 完 (孟列夫 Cat.214)

TK139 《佛说父母恩重经》(刊本, 蝴蝶装) 残 (孟列夫 Cat.215)

和上述西夏文 No.6570-6670 一比即知, 这里的 TK139 和西夏文最为接近。首题之后, 都有“法显国师 山门”。但是, TK139 不是足本, 只存有一叶(右), 三叶(左), 四叶(右), 五叶(左), 六叶(右), 九叶(左), 十叶(右), 此外欠缺。和西夏文一对照即可判明, 置于《俄藏黑水城文献③》第 200 页下段的六叶(左)是九叶(左)的误用。从六叶(左)开始, 相当于西夏文六叶的部分阙如。还能准确地推定, 七叶(右)就是十叶(右)。

TK119 和 TK120 与西夏文 No.6570-6670 都完全不相吻合。西夏文与上述汉文(ロ)高丽本《胎骨经》的后半部分和(ハ)北京图书馆本的后半部分, 一些内容有一致之处。

下面, 我想介绍西夏文 No.6570-6670 的内容梗概。

(一) 前言。

(二) 阿难向如来问父母恩德。

(三) 如来说父母恩德有十种, 十种项目列举如下(以下西夏文的译文与汉文进行对照)。

1. 𑖀𑖩𑖪𑖫 有胎看护之恩 : 怀胎守护之恩
2. 𑖬𑖭𑖮𑖯 临产受苦之恩 : 临产受苦之恩
3. 𑖰𑖱𑖲𑖳 产子忧虑之恩 : 生子忘忧之恩
4. 𑖴𑖵𑖶𑖷 咽灰吐甘之恩 : 咽苦吐甘之恩
5. 𑖸𑖹𑖺𑖻 易湿就干之恩 : 廻干就湿之恩
6. 𑖼𑖽𑖾𑖿 裸乳养育之恩 : 乳哺养育之恩
7. 𑗀𑗁𑗂𑗃 不净沐浴之恩 : 洗濯不净之恩
8. 𑗄𑗅𑗆𑗇 远行忧念之恩 : 远行忆念之恩
9. 𑗈𑗉𑗊𑗋 恶行造缘之恩 : 为造恶业之恩
10. 𑗌𑗍𑗎𑗏 究竟慈愍之恩 : 究竟怜愍之恩

关于十种恩德, 我们进行具体说明。母亲当初就经受了怀胎十月的重大苦劳, 况且, 还有生育十男五女的难以言说的痛苦。三年之间, 吮吸母亲的白血(母乳), 算起来, 那也有二十一石。含辛茹苦

^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 1976 年。

加以养育，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却忤逆不孝，胡作非为，背弃父母。向那些男男女女指出恶行之例和极其不幸的结局。

闻听此言，大众了悟父母大恩，向世尊请求慈悲救济，询问报恩之法。

世尊说，报父母之恩并非易事，即使以两肩背负双亲绕行须弥山，历经百千劫难，筋骨折断，深入骨髓，流血至膝，也难以报恩；即使手执利刃，抉出双眼，即使吞下炽热的铁丸，身体枯焦糜烂，也难报父母之恩。

具体阐述对十种恩德各自报恩的步骤：

- i. 起孝顺心，为父母出家修道——报答父母有胎看护之恩。
- ii. 为了父母，修造精舍（伽蓝），修习功德——报答临产受苦之恩。
- iii. 以平等心行事，真情地给予多多助益——报答产子忧虑之恩。
- iv. 亲近善友，博闻大乘经典——报答咽厌吐甘之恩。
- v. 书写此报恩经，并加以诵读——报答易湿就干之恩。
- vi. 加以修习，常行十善——报答乳养育之恩。
- vii. 忏悔罪业，受持斋戒——报答不净沐浴之恩。
- viii. 拯救贫病，修桥掘井——报答恶行造缘之恩。
- ix. 取身之血，写此报恩经——报答究竟慈愍之恩。^①

佛谆谆告诫。如是修炼，是真正的孝男顺女。否则，无异于禽兽。

阿难和大众等一起听我佛所言，毛骨悚然，悲泣哽噎，发誓从今以后，即使身体碎如微尘，也不舍弃如来圣教；即使拔舌，耕以铁犁，出血成江河，也要将如来的教导牢记在心。

阿难向世尊问此经典之名。

佛给此经赐名《父母恩重经》，皆欢喜奉行。

各段落和各汉文本有的地方相同，也有全然不同之处。笔者尚未对西夏文 No.5048、6876、759 进行研讨，为此，现在想要对包含这些内容并有所修改的西夏文《父母恩重经》的系统加以考察，仅限于与上述 No.6570-6670 有关的部分，无关乎中国的《孝子谭》。

在西夏的社会，对孝顺慈孝之子报答父母大恩的行为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想见，这部伪经对庶民大众起着教化作用，广为流布。

这些西夏文有着其他材料不常见的文字使用例子，对西夏文字词义的解读，模糊意义的确认，均可发挥作用。为参考起见，姑举若干例子。

1. 𐽀 khaw（平 22）“忧”。2. 𐽁 R? “咽” 𐽂 𐽃 𐽄 𐽅 𐽆（咽厌吐甘），最后的文字 thi（平 30）的意义复杂，在这部经典之外，用作“剗”之意。3. 𐽇 mif₂（上 10）“吞”。4. 𐽈 khi（上 61）“咽下”。5. 𐽉 ḡsɪf₁（平 14）襁褓。6. 𐽊 mičf₁（上 11）“使睡觉”。7. 𐽋 nef₂（平 36）“哽咽”。8. 𐽌 tɪʷ（上 41）“肉体破裂”。9. 𐽍 tšɪw（上 40）“烤焦”。10. 𐽎¹ 𐽏² 𐽐³ 𐽑⁴ “吞” ndžef₁（平 36）⁴ “热”（wɪu 平 2）² “铁”¹ “丸”（kɪur 上 79）。11. 𐽒 tɛ（上 54）fiɛ（上 68）“抱持”。

^① 缺“八、报父母远行忧念之恩”之项。

12. 𐰇𐰺 𐰃dzu (平1) nfi “娶妻”。13. 𐰇𐰺 t^wi (平8) “拾(白骨)”。

16) 《观无量寿经》 医药疏第二 TG321 No.903 写本, 卷子本

同类的疏有三种, No.903 之外, 还有 No.894 和 No.506。据克恰诺夫目录, No.894 为三章, No.506 为四章, 似乎都欠缺卷首存有尾题(笔者未见)。就是说, 全都缺第一集, 而存有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No.903 缺卷首, 在末尾之题记载为“医药疏第二集”。就是说, 是《观无量寿经》的注释本, 引用的本文, 与璽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大正 365 (12 卷)) 相一致。仅有本文的西夏译原文的存在尚未知悉。注释的部分占相当的分量, 大多用西夏语“谓××”来表示。从整体来看, 难以判断哪些是汉文的翻译, 哪些是西夏人的注释。在卷首的残存部分, 有类似汉译者璽良耶舍(Kālayāśas)的传记的字样, 因此, 很可能是现在已经散逸的汉文原文的翻译。卷首欠缺, 尽管内容相当于经典的开头, 但从最后是“医药疏第二集”这一点来看, 或许中间有缺失, 此处有“医药疏第一集竟”和“第二集始”的文字。现在, 被保存于研究所的顺序稍有误差, 有部分内容不连贯。但是, 如何形成“医药疏”? 笔者尚有疑问。

试译序言之一节。“宋□西天三藏, 解说璽良耶舍所译之《德初求?》文集。璽良耶舍, 夏语‘时与和尚’之意。西天人也。性忠德, 爱欲寡, 能诵 phitha。广摄律部, 诸经皆悉解悟, 明悟三藏。多专一禅门, 能每日一次入观。有时整七日不起, 圣受三昧, 传习诸国。元始之初, 远赴红河, 次至王城。大祖文帝□良加赞美, 始居长慧之道林精舍。对沙门宝□□法增加敬意, 应沙门僧舍所请, 译‘药上’和‘观无量寿’等经。

此二经典者, □译之要法也。成净土之奥因。即赞叹法味, 由宋国传行而逃。招请 mbīe, 接受经典, 加以礼敬, 须使供膳悉无。元始十九年, 游行中西岷蜀。道法繁盛, 成就禅之学林。其后, 于 ḡḡiufi lien (江陵) 地入灭。岁止六十。”

继之一节来阐述本原文的构成。“此下经文实译(𐰇𐰺)共分别为三部。序、实本和顺行是也。第三部分又各分为二。二序为信证(𐰇𐰺)和兴起(𐰇𐰺)。二实本为净业(𐰇𐰺)和妙观(𐰇𐰺)。二顺行为王宫(𐰇𐰺)和掘山(𐰇𐰺)。二□□从‘如是我闻’开始, 至‘写上首也’为信证也。从‘尔时王舍大城’开始, 至“教我观于清净业处”为兴起也。开始之信证, 诸经皆同, 召问阿难, 与佛交接乃缘也。与智度相随, 经干有六。包含文少□□, 闻知□□三一信之时, ‘如是我闻, 一时佛’与‘今我闻’一起解释, 传法之所悟也。纂集者谓正如是语所言, 意谓我于佛处闻得此法, 即如是我闻之意……”。关于“如是我闻, 一时佛”, 有长达 15 行的注释。

四 西夏语佛典内容之特征

其次, 作为第三个课题, 有必要对西夏语佛典的独有特征加以提示。毋庸讳言, 围绕教理的问题应置于中心地位, 但作为先行铺垫, 试举一单纯例子进行分析。

17) 《施水食放顺要论》 TG288 No.6503 写本行书, 册子装 16 页

毫无疑问, 这部经是与不空译汉文《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1 卷(大正 1313)、实叉难陀译《佛说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呪经》1 卷(大正 1314)、不空译《施请饿鬼饮食及水法》1 卷(大正 1315)诸经同一原文系统的西夏译文。但是, 与那些经典相比, 内容有相当差异。西夏文经典的开头叙述阿

难自大之事，其情形由七种事缘进行说明。全文梗概在前半部分作为重点进行翻译。

施水食（饮食）以两种含义论之。先说因缘，后说自身。在此说起因缘，施水放食有四大好处。

1. 身体不染疾病。2. 成为富者。3. 消业致福。4. 因慈心殊胜，即刻可成真证圣者。原来，这部施水食经是释迦如来为了阿难的利益而口述的，欲使阿难弃自大心，起谦让心（𑖀𑖦𑖪𑖫）。

阿难起自大心，出于七种事缘（𑖀𑖦𑖪𑖫）。1. 我乃比别人优越的我佛兄长之王族。2. 我面相俊美。3. 我智慧超常。4. 我在婆罗奈斯国中^①说法最出色（𑖀𑖦𑖪𑖫 “最听”）。5. 我能将如来所说八万四千诸法悉数记住，不忘不乱。6. 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所到之处，我也能到。7. 我与三界中天龙八部□□人非人志愿相同，能与友人相见。

佛进入涅槃之境。与阿难志愿相同的佛之四部弟子中，虽有慢心，但有的证得圣果一半，有的证得圣果全部，但是，唯独阿难不舍四慢，四果中一果亦未证得，坠入恶趣。阿难按照指引，入山修行，但是未能弃绝慢心，不能证得圣果。这时，佛大发神威，化为鬼神，现身房中。身躯高于天齐，口中喷火，膝部发出雷音，腥臭逼人，毛孔放射火焰。见此情景，阿难闷绝。

阿难苏醒后，问鬼神：“你是谁？”鬼神答曰：“赐汝寿命者，汝七日内必死。”阿难再次闷绝，醒后问：“我能不死而方便解脱吗？”鬼神告曰：“如果能每天于三时之中一时施三遍食，向三界中六趣有情施饮食，汝可不死。”话一说完，鬼神隐向天际。

阿难惊恐不已，来到佛祖身边，哭着顶礼于佛脚下，呈此不吉祥之态，唯曰：“愿如来救我！”如来为了救阿难，口赐此施水食经。

阿难不违如来教诲，广施饮食，因之即刻延长寿命，得证圣果。

这部《施水放食顺》有上、次、中、下四品。上品须摄持大水发放，次品须发放各百碗，中品须于默有时发放，下品须一日一时发放。到这里，有关《施水食经》产生的因缘叙说完毕。

其次，对正文（本体），即具体的步骤予以阐述。述曰：“所谓《施水放食自体顺》，就是默有者把饮食当作施舍时，首先要往净器中放入少量食种，须注满净水。宝器和铁器不为佛法所认可，应置于瓦器和木器中。其次须诵读三遍三宝颂，以示皈依。又次发愿，法界一切有识利益故，因我佛而发愿，……六趣一切有识利益故，我须施食。自己念诵观音菩萨一面双手身，左手构成上施（？），左手椎结（？），置于心上，诵七遍施食摄受呪。在眼前合掌敬礼，须诵四如来名号。念诵向南无多宝如来敬礼，向南无妙色如来敬礼，向南无身广博如来敬礼，各自饱满，得苦离安乐，等等，做如此说明。诸法由缘而生，诸法因缘而灭。我师沙门说生灭二种法。”

通览全文，这部经可能是源自藏文的译文，然而，未能发现显示这些特征的译语、译句。但是，以上述“阿难与鬼神问答”为首，却常常使用笔者所说的“行为者视点句”。^②

闷绝醒来，阿难询问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你是谁•你（主语照应）

鬼神回答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

① 原文“𑖀𑖦𑖪𑖫 𑖀𑖦𑖪𑖫”国转写成 Pranasi。

② 参照拙著《西夏语研究新论》（古稀纪念会编），1998 年，第 40 页。

传者在汉文经典中，述以“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 国师在家功德司正₂裹乃将沙门₂搆也阿难捺”。划线部分各自是西夏语“𐽄𐽀𐽂𐽃” ʔiɛ₂ ndɛ ʔdzɔɬi 和“𐽄𐽀𐽂𐽃𐽄𐽀𐽂𐽃” ʔdza ʔyaɬi ʔananda 的音写形式。

i 以及 ii 的标题之后，敬礼文和本文的开头部分如下。

i (No.6881) 向圣观自在大悲心有者敬礼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于波怛𐽄𐽀山₂之圣观自在₂宫中，集无量无数之菩提勇识

ii (No.6796) 向一切明满敬礼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集三十三天诸天于处善法堂内

在 No.6796 的末尾，和上述汉文经典相同，附有后序发愿文。这部经文是西夏国传入雕版印行的实体，试译其主要部分。

以“贤造”（相当于汉文的“御制”）为开端。^①

“……若此功效极多。朕覩兹胜因，故发诚愿。命工镂板，普施番汉一万五千卷。国内臣民，志心讽诵，虔诚顶受之，朕亦躬纳服中，竭意诵持。欲遂良缘，用修众善，阐说真乘大教，设置烧施密坛。读经不绝诵声，披解大藏金文。国内圣像，悉上金妆，尊者面前，施设供养。集僧为斋，发起盛会，殿宇室内，普放施食，寺院恭行法事……”天盛己巳元年 月 日（1149），奉天显道……（中略）……惇睦懿恭 皇帝（仁宗皇帝的尊号）谨施。

汉文经典未署日期。孟列夫推测当在 1141 到 1197 之间。1149 年已有西夏文，汉文经典也完全应该出现了。^②

20) 《大悲心陀罗尼》 TG329 No.619 楷书写本册子装 存 15 页 末尾欠

同克恰诺夫目录 TG328 《大悲心总持》(No.4763, 4770, 6760, 6796, 6821 皆未见) 的关系不详。不是大正 106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伽梵达摩译) 和 1064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不空译) 的忠实译文，但大体内容相合。从中间开始，到对应 1064 的后半部分，和 1064 完全一致。

试将开头部分与大正 1060 和西夏文加以对照。（括弧内为西夏文所欠缺部分）

大正 1060

（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
在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
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
与无央数菩萨（摩诃萨）俱，其名
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
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西夏文 No.619

其时，释迦如来，
在补陀落迦山中之观世音宫殿中
坐宝狮子座上，
与无量菩萨俱在。
此等名，总持王菩萨，药王
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也。

^① 译者按：下面的西夏文发愿文的译文，西田先生原文是根据俄藏 № 6796 翻译的，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俄藏编号 ИВ. № 6796 和 6821 保存了完整的发愿文，计 50 行。最近，聂鸿音先生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做了全文释读，本文在翻译时用聂先生的汉文译文代替了西田先生的日文译文。

^② 见前所列孟列夫：《叙录》，第 225 页，汉译第 153 页。

(如是等菩萨摩訶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僧，亦无数大声闻僧，
(皆行)阿罗汉，(十地摩訶迦叶而阿罗汉无量百亿，
为上首……)皆来集会。悉皆集会。

如果诵持此大悲心咒，可得十五种善生，同时，不受十五种恶死（𪛗𪛗）。现开列此十五种恶死。
西夏文与大正 1064 对应如下。

	西夏文 No.619	大正 1064
1. 𪛗𪛗𪛗𪛗	饥瘦苦罚	饥饿困苦（死）
2. 𪛗𪛗𪛗𪛗	牢狱囚枷杖	枷禁杖楚
3. 𪛗𪛗𪛗	怨主手	怨家讎对
4. 𪛗𪛗𪛗𪛗	军敌相杀	军陈相杀
5. 𪛗𪛗𪛗𪛗	恶兽伤害	虎狼恶兽残害
6. 𪛗𪛗𪛗𪛗	蛆毒刺咬	毒蛇蜈蚣所中
7. 𪛗𪛗𪛗𪛗	水火漂焚	水火焚漂
8. 𪛗	毒	毒药所中
9. 𪛗𪛗	虫 tšiuŋ (平 3) 毒	虫毒
10. 𪛗𪛗𪛗𪛗	狂乱心忘弃	狂乱失念
11. 𪛗𪛗𪛗𪛗𪛗	山树崖岭上落	山树崖岸坠落
12. 𪛗𪛗𪛗	人恶呪	恶人厌魅
13. 𪛗𪛗𪛗𪛗𪛗	邪神恶鬼便得	邪神恶鬼得便
14. 𪛗𪛗𪛗	病恶罹	恶病缠身
15. 𪛗𪛗𪛗𪛗	不理恶害	非分自害

这些西夏文，即使从前面的对照例子来看，也很难说是好的译文，但是，行为者视点句被经常使用，出现了动词的 B 形式，因此，能确认若干新的 B 形式。

A 形式	B 形式	
𪛗 ʰdzɛ (上 54)	𪛗 ʰdzɪ (平 67)	“越”
𪛗 hliɥ (上 52)	𪛗 hliɣN (上 64)	“获得”
𪛗 hlʷiŋ (平 11)	𪛗 lɛ (上 54)	“取”

(未完待续)